

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

——写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

□铁凝

(上接第1版)

秉持开放包容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民众之间,“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优秀的文艺作品属于全人类,可以超越文明、文化、语言的分隔,让人们领会世界的参差多态,体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新时代文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是中国故事精彩纷呈、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的十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世界各国人民热切希望了解中国。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历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

讨会上,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倾心畅谈,文学无远弗届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天涯原是比邻。中国文联通过举办“今日中国”艺术周、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等活动,“请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不断密切中外艺术家的交流交往,向世界推介中国文艺的优秀作品。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中外电影人和中国观众欢聚交流的盛大平台。

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剧、网络文学、图书等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中国风采。网络文学的“出海”赢得了大量国外读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走上了网文写作的道路,全球化的产业融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从电影到电视剧,从动漫到微短剧,以文艺作品为桥梁与窗口,我们更加有效地与世

界各国的公众分享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分享中华文化的光芒和中国经验的智慧,分享我们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承担和梦想。当我们通过文艺的桥梁走向彼此的心灵深处,相互的凝视将唤起我们感知不同文明的愿望,这其中包含着对他者的理解、对自身新的发现和肯定、对世界之广大的感知、对人类生活多样性的包容,以及身处人类命运共同体深情的同情和爱,这些永远是值得向往和珍视的美德。

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新时代文艺以自信的态度汲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艺术家带着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各国的同时,中国也始终热情地接纳世界各国文学艺术的优秀作品。歌德从他对中国

文学的阅读中产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新时代的中国作家艺术家们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披襟当风、兼收并蓄,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满怀自信地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全人类的文化责任。

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荣使命,新时代文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伟大的中华文明绵延阔大,岁月长新。中华文化如日月之行、如星汉灿烂,召唤和凝聚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引领着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坚强认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在中华民族走过的漫漫长路上,文学和艺术始终伴随着我们,诗书继世,弦歌不辍,这是文明的光,是文化的灯火,是让我们相亲相认、共同前行的炽热血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新时代文艺担负起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神圣使命。我们走在大道上,“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前方海阔天空、气象万千。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高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火炬,与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为我们的民族开辟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本文原载《求是》2024年第10期)

声音

重拾故事的魅力

□周建华

有一个时段,乃至时下的一些小说创作,追求碎片、断裂的叙述,疏离文学的故事性。但是,无论是面向过去,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学养分,还是着眼未来,大胆地开拓创新,“故事”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故事”基础。激活“故事”这一文学传统的活力,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量,是小说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

讲故事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讲故事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初民时代,我们的祖先就以简洁的《弹歌》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情形,更凭借丰富的想象,创造了“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精彩的神话故事,为我们构想出了天地初开、人类初始的奇异场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民间传说又以传神的故事情节、浓浓的生活情味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后来,故事几经演化,一变而为传奇、话本、小说,成为我国深厚的文学传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传统的典籍中,“故事”并非文类概念,而是多作“先例”“故业”“历史事件”解,偏于实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小说”,最初也不是指一种文类,而是指“街谈巷议”,乃琐屑之言,然而有“可观之辞”。正是这个“实用”与“可观”成就了“中国故事”的两大支流:史传故事与传奇故事。史传故事一脉,从《弹歌》到《左传》到《史记》《吴越春秋》,再到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数千年文脉不断。传奇一支,从“盘古开天地”到《搜神记》到《聊斋志异》,风流余韵,生生不息。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二者处于杂糅的状态。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故事”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一个是“奇”,一个是“趣”。所谓“奇”,指故事叙述的是神奇怪异之事,还有故事情节的错落有致、引人入胜。至于“趣”,则是指它贴近生活,精于描绘,讲究故事的“意味”。

今天,当我们使用“故事”这一概念时,它有了更复杂的指向:它指向所有的叙述性文体,并以故事性强为显著特征。一部“故事”发展史,也是中华文明的生成史、中华民族性格的见证史。那些鲜活的文学故事,不仅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也再现了他们的智慧和品格。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的生动形象,除了保存在皇皇史书中,还呈现在浩繁的文学故事里。这些故事性的文本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国内外很多学者高度评价我国民间故事,认为它们富有深邃的哲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本雅明说,他像崇敬历史学家一样崇敬会讲故事的人,因为“故事”赋予杂沓的生活现象以同一性的逻辑和一种“共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维系了中华文化的绵延。

优秀的故事具有多维的艺术魅力

优秀的故事能够给予读者强烈的审美愉悦。故事的意义在于“讲法”,如何“讲”,体现了故事讲述者的艺术水平,也决定了故事可能达到的艺术魅力。

优秀故事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奇”,或故事本身的神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故事,也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讲法。因此,重拾故事的魅力,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对古代“故事”诗学传统的借鉴,是融入了时代的“传统的创新”

奇怪,或情节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的才情和智慧。情节设计精妙,读者打开故事之后往往欲罢不能。继续阅读下去,觉得步步惊心,对精神和心理形成巨大的冲击。此类作品,中外文学中如恒河沙数。“奇”的另一番风景是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惊涛骇浪,这在我国古今文学故事中也有着十分卓越的表现。孟姜女哭长城,一个“哭”字惊天动地,千古流传。赵五娘千里“寻”夫,“寻”出个南戏经典。好的故事总是出乎你的想象,激发你的情绪,令你回味无穷。

优秀的故事凭借深刻的洞察力给予读者心灵的洗礼。生活亦故事,故事却远比生活集中而深刻。优秀的故事绝非生活的实录,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活场景。鲁迅《阿Q正传》第二章写未庄村民欺侮阿Q,后者以“你还不配”还击,读者能够鲜明地感受到阿Q自高自大、自轻自贱的精神特质。事实上,故事呈现给读者的还有未庄村民生活的无聊、精神的空虚及他们欺侮弱者的普遍心理。优秀的故事常常广度和深度,即讲述者对生活有自己的洞察,是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支撑了故事的灵魂。

有的故事,虽然不以思想深刻著称,但它反映了人民最真实、最普遍的愿望,从而赢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比如,《牛郎织女》《天仙配》中织女与牛郎、七仙女与董永的仙凡结合,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却也在奇思妙想中道出了美好爱情与道德、人性、社会规约之间的真谛。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故事,大多有一个标志性的“大团圆”结尾。它有两重含义:一是给弱者以关爱,二是给读者以希望。这种关爱与希望不是廉价的赠予,是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心理。即使绝望如鲁迅者,他也要给夏瑜的坟头添一圈野花,以慰藉寂寞里奔驰的勇士。当然,有的故事,特别是一些写实性的作品,或通过生活描绘,或借助人物形象,直面生活的冷峻与残酷,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与深刻思考。它带给读者的又是别一番的艺术魅力。

关注新实践,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积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催生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新时代的中国好故事,至少应



该包含着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事实,彰显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现了新时代先进文化要求,塑造了勇于奋进创新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形象。最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要求,并具有与这一要求相统一的完美艺术形式。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讲好中国故事,要接续这个“根”和“魂”。数千年的积淀,铸就了中华民族勤劳、仁义、智慧、坚韧等诸多优秀品质,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绵延昌盛。它们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彰显于优秀的中华儿女身上,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还原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传承他们的精神,就是传承中华文明之光,张扬民族精神之魂。与此同时,在新时代的新语境中,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又有了新的变化、新的挑战。我们要深刻书写这种新变,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展现新时代的发展本质和人民的崭新精神风貌。

在今天,我们的媒介更加多样,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因而,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有了更多的“讲法”。我们在讲述新时代故事时,可以吸收信息时代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实现内容与形式、多种传播介质的多维融合。但是,传统故事的一些宝贵路径和手法,应该在今天得以继承。比如,传统文学故事中,人物形象塑造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成就,浪漫的想象和高度的生活化,使得人物形象熠熠生辉。再比如,我们要深入思考如何真正增强故事的吸引力。传统的故事性文本中,有着不断吸引读者往下阅读的魅力。这些在今天的网络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但在严肃文学创作中,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一步提升故事性,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实际上,不只是文学创作,所有的文艺创作都需要创作者不断提升讲故事的能力。现在网络上一些短视频之所以能够热播,除了镜头语言的精致,还有深藏于其中的故事性。特别是在信息无限丰富的今天,故事适切信息情境,并为读者和观众所喜欢。这需要故事传播的大胆创新。

当然,我们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故事,也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讲法。因此,重拾故事的魅力,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对古代“故事”诗学传统的借鉴,是融入了时代的“传统的创新”。这对于重建新时代故事诗学、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开放格局,破圈而生

□韩宇瑄

这样看来,“破圈而生”是新时代文学的出路所在。作家要走出“小天地”,让丰富的时代生活成为文学创作的“矿山”。生活无限广阔,创作的天地无限。新时代的生动创造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在新时代,作家要进一步深入生产生活一线,用多样的文学形式反映时代生活的状况以及人民的精神风貌。在走向广阔天地的过程中,作家的心胸也会发生悄然的变化,从而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发展本质。很多青年写作者通过学校教育、文学阅读积累了丰富的创作技巧,如果再补充一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历练,一定会写出更多的佳作。

人民大众是文学事业的“阅卷人”。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读者是文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读者的接受,不仅意味着作品价值的最终落地,也为其创造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在当下,读者的声音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应开放机制,将读者充分引入文学流程中。例如,构建线上批评机制,结合互联网时代读者媒介应用偏好,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构建开放、民主、便捷的作品评价平台,吸引读者对文学作品进行不拘一格的短评。构建编读、评读互动机制,重

建“读者来信”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并将普通读者请进作品研讨会,既考虑“圈内”专家专业意见,也倾听“圈外”读者感性审美感受。效仿电影等艺术门类,在评奖等领域并举“专家奖”与“大众奖”,提升读者批评意识、批评热情。

时代在发展,媒介在变化,新时代文学需要不断开拓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新时代文学更要有勇立潮头的勇气和担当。应秉持“唯陈言之务去”的精神,摒弃套路化、公式化、同质化的创作,创作有亮点、有创新、有闯劲的新作品。以作品论英雄,以质量论短长,不断挖掘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作家作品,推动形成开放的文学格局。

(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



戴静的《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研究(1898—1926)》(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以1927年鲁迅政治立场的显著转变为分水岭,集中探讨在此之前鲁迅思想体系中的进化论内容。全书通过运用文化比较、史料考证与阐释、文本对读等研究方法,综合采纳思想史、阅读史、翻译和创作史的角度与材料,深入分析了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如何从接受外来理论到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在新旧思想碰撞、中外文化观念交融的近现代历史背景下,再次凸显了“思想家鲁迅”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

戴静在此论著中对鲁迅前期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析。论著构建了一个宏观框架,基于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孕育背景,讨论了“以严复为开端,进化论被自觉或有意地解释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中国进化论思想发展图景。在此思想谱系下,作者从鲁迅对进化论书籍的阅读史的时序视角出发,综合地梳理并分析了影响其进化论思想形成的另一历史语境——以日本为中心的进化论学说的。通过对这两种谱系的分析,研究归纳出了鲁迅进化论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源泉。紧接着,在探索其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该书论述了一思想资源如何在生命哲学、社会文明和历史等三个维度上得以具体呈现,并确认了它在催化“改造国民性”、启蒙理念、个人主义等思想的显著作用。最终,全面阐释了进化论思想对鲁迅的文化观念及文学创作产生的主导性影响。在论述过程中,戴静始终关注的是鲁迅对进化论进行接受和转化的语境,以及鲁迅进化论思想是如何契合中国政治、文明及文化发展并实现本土化的过程。比如,在西方,崇尚“强势”的进化论思想催生了一系列基于种族、国家竞争生存的观点。然而,经由戴静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洞察到鲁迅在进化论观念和立场上的独特性,尤其是他对于“弱者”接受视角的独到理解。弱者视角也使鲁迅主张反抗、坚持民族革命的思想资源,并令其看清了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认识到种族竞争并非天演公理。通过这段分析,作者深入探讨了鲁迅在思索人生及社会问题时所持的初识观念,并且以此窥见,在五四及之后鲁迅也继续抨击封建伦常对女性的酷压,追求解放女性追求自由等现代性思想言说,都是“站在扶助幼弱者的人道主义立场上”。

这里特别分析一下论著的最后三章。戴静从叙事学等视角,对鲁迅从1898年到1926年创作的文本进行了细致分析,独独到地呈现出鲁迅关于生命哲学、社会文明、历史等三个方面的文化思想与进化论的关系。第一,戴静认识到鲁迅的生命观背后与进化思想的形而上关系,并参考鲁迅自身对思想进化流变规律的认识,认为鲁迅在对待“新”与“旧”文化立场中蕴含了“以敌之矛攻敌之盾”的另一变革思想策略。这种发现使我们看到鲁迅进化哲学观中曲折且多维的发展空间。鲁迅一再提出“意力”等具有鲜明主体性和主观性的语词,这是“社会进化所必需的精神驱动力”。书中强调,鲁迅对人的主观内在世界的重视,是鲁迅发展个人主义、改变国民性启蒙运动的思想端绪。第二,作者讨论了鲁迅有关个体发展与文明进化的联系。激发鲁迅思想世界不断革新的动力,源于他对中国发展的深切忧患意识。作者观察到,此时鲁迅关于文明进程的思考,与其对人性、国民性的讨论同期发生,“对这三者的探索与他对20世纪文明的构想处于同一框架内”。鲁迅并不赞同那些在群体中将个体割裂的看法,因为“个人获得自觉、舒张个性是国家民族文明化的基本前提”。换言之,鲁迅以“任个人”为中心的进化论思想,包含了对中国文明的走向问题的言说。第三,该著作进一步从进化论思想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深入探讨了鲁迅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戴静考量了鲁迅思想中永远处于“中间物”动态的进化论。可以看到,此处的研究尤为强调鲁迅对终点意识、进化终极论说的舍弃,详细地阐述了“进化史观”的历史意识。作者注意到,在这个不可逆的时间维度上,鲁迅最为关注且执着的就是“现在”,鲁迅“书写过去是朝向现在的,是用现在的心境反观过去并期待用这种反观实现对现在的反思”,是对时间一种“当下化”意味的书写感受。而在空间上,鲁迅的“中间物”具有牺牲自我的精神,需求一种空间让渡,来使新的事物得以生长发展。综上所述,通过作者独到的研究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化论在鲁迅整个思想体系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并未在某一时刻终结,而是以更进阶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五四时期的思维框架之中。因而,该书可视为作者个人在鲁迅思想研究领域的“前期”工作,相信未来的研究将能更为深刻且充分揭示出鲁迅先生如何内化这些思想资源,构筑起一座思想的丰碑。

(顾津荣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玮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以进化论为基底,鲁迅如何思考社会人生

——评戴静《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研究(1898—1926)》

□顾津荣 李玮